



# 父亲的武汉

■张振海

弟弟的电话我没有即时接到，他短信问我过年回不回去。自然是要回去的，肯定是要回去的。只是，我只能像往年一样年前回家看看，主要是看看老母亲。

晚上跟岳母闲谈，说起我的父亲，想起他在世的几件事，不由哽咽。于是联想到，七年前的今天，是他入土的日子。

算来四十多年的光景里，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少，少到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场景屈指可数。

最早的记忆，是他去我姥姥家看我。我被送到姥姥家，是怎样的缘由已经说不确切。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在农村姥姥家生活了七八年。我那时有三四岁，隐约记得他去看我的情景。他抱我在怀里，亲我，他的胡楂很扎人。也约略记得他因为不能带走儿子而流泪。一个男子汉的热泪，让我不解，也很不安。我并不是那么依恋他，我觉得他是陌生的。

接下来的印象就不怎么美好。我稍微大一点，还是几岁，尚未入学，很清晰地记得他跟母亲生气吵架的情景。而这是反复上演的悲剧。

有一段时间，父亲在我们的新家里，大家在一起过日子。在那段短短的美好时光中，我是否有过一种骄傲，是

否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而不再自卑，不再含胸低头？

父亲流落在武汉很多年。那时我在上大学，他时不时寄信来，信封里夹寄一些现金给我，作为路费，殷切地希望我能去武汉玩一玩。似乎他在那里很发达的样子，其实从信封上显示的地址来看，他不过是在硚口区一家餐馆打工而已。

我没有去武汉。毕业之后我马上结了婚。

他不在家，他不知道他的长子结婚成家。大概也没有人告诉他吧。

之后不久，他从鹿邑来周口看我和他的儿媳妇。他穿着是出乎意料的讲究，一身崭新的廉价的西装，脚上一双布鞋，也是新的。

父子相见，想必会有一番叙旧。我那时多少懂事，理解他的处境，却无力改变什么。

他临走，把他身边最贵重的东西——一台便携式收音机——留给我（我一次都没用过它），又嘱咐我们，有他在武汉，一定要去武汉看一看。

我大概是给了他一点钱做盘缠吧。他取道漯河，再去武汉。

年轻人，要干事业，要谋生活，武汉，最终也没去。

后来，奶奶去世了。再后来，父亲

结束了漂泊生涯回到了鹿邑老家。

我女儿出生之后，每年春节回鹿邑，我总是带她去县城北关的老宅子，去看看她的爷爷。每一次，虽然我觉得待在他的破败凌乱的家里很不舒服，我总还是很努力地跟他坐下来喝一杯酒，陪他吃一顿饭，给他一点点钱。他很喜欢他的孙女儿，可是他的表达总是很笨拙。

2010年的元旦，我带着妻女回鹿邑，和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姑姑、妹妹、弟弟以及各家的孩子们在饭店团聚。那天，正是父亲的生日。他一定很多年没有怎么庆祝过生日了吧。这是这个家庭几十年来最为盛大的一次聚会。两位老人很恩爱，父亲嗜酒，因为有病戒酒，但那天还是喝了一点，席间气氛很和谐愉快。那天，我第一次感觉，有这个家很幸福。

五天后，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夜，父亲溘然长逝。

我想过我一定要去武汉。去看黄鹤楼，看长江大桥，也去硚口区，找父亲曾经打过工的那家饭店。

我至今没有去武汉。

去年女儿去武汉旅游的时候，我在心里念叨过：爸，您的孙女儿，去武汉了。

## 天上飘来五个字

■邓同学

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唱：“天上飘来五个字……”

五个什么字呢？

进入小寒，感觉真的进入了冬天。

天气预报说，要降温，有雪。果然，元旦后三四天，雪花就飘落下来了。一个作家形容说，一朵雪花开在另一朵雪花里。

暴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。

网络里流行一个词——暖冬，的确，好几年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。

抬眼望，一片白色的海洋。大雪覆盖了道路，覆盖了村庄，覆盖了田野，覆盖了河流和坑塘，白茫茫一片，好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。路旁，几棵不堪重负的景观树被大雪压折了枝。

大雪，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便。道路结冰，汽车小心翼翼地在路面上滑行。交警成为最忙的人，不但要指挥交通，还有帮忙推抛锚的车。那一句“谢谢”，显得特别有温度。

冰雪，也是一种文化。有人把院子里的雪铲在一起堆成雪人，有人用桂圆核给雪人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又有人给雪人的嘴唇擦了胭脂，手机照片发到网上，雪人栩栩如生。天真无邪的孩子忙着堆雪人、打雪仗，雪是他们手中最难得的玩物。这场大雪对人们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只有那些习惯于用自己的体温去感知世界变化的人才能够清楚。

家离单位不太远，我就干脆走着去。路上要穿过几个小区，还有一个

建筑工地，工地旁边的土地种上了麦子，被大雪覆盖。我的面前出现没有人走过的雪地，一脚踏下去，没了脚脖子。我的身后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，让人不由想起《沁园春》诗行里的爱国情怀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融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。

我想，猫在屋里的老农该乐了。

曾记否，今年的那个秋，真的是秋雨绵绵，成熟了的庄稼泡在地里，到了种麦子的季节，老天就是不开眼，犁不了地，种不上麦子。农谚说，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耩麦正当时。过了霜降，天气才转晴，麦子比往年晚了将近一个月。我见有一家的麦子没有犁地就播了下去。一个月呀，差不多就是麦子一辈子的八分之一，相当于人的童年时期。后来，又遇到了干旱，只有零星几家人在地里浇灌。今年的麦苗如不足月的胎儿，孱弱得让人心碎。
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大学里学的是农业，对庄稼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。每一棵麦子，每一棵玉米，每一棵芝麻或大豆，都是我们的朋友。诗人说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播下去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收获时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成就感。诗人的夸张，让人心里倍感温暖，感谢土地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馈赠。

我国有五亿亩冬小麦，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之一，达八千七百万亩。豫东平原，是全国人民的粮仓。我们周口更是了不起，有人说，我们周口的小



麦够全国人民吃半个月。前年，周口的一位农民应邀走进中南海，与共和国总理面对面聊关于种粮的话题。回来后，他逢人便说：“以后我要多种粮、种好粮，兑现我给总理的承诺。”

有的人不珍惜土地，拿土地盖大楼。是的，盖大楼比种地来钱快多了，但是，失去了土地，就失去了人类生存的根本。

农谚说，（麦子）雪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

这一次大雪，就是小麦的“及时雪”呀，缓解了多日的旱情。

猫在屋里的老农肯定乐了，想象着来年五月的田野，麦田里遍地金黄。无垠的麦浪，从一个村庄翻腾到另一个村庄，和风吹来，麦田像晃动的金黄色的地毯。他走进田间，麦田接受着他的检阅，他就像一个将军，每个麦穗都是他的战士。

听，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唱：“天上飘来五个字——瑞雪兆丰年。”

## 颍岐口踏雪作品选登

■都烨

宴雪颍岐口

冒雪西郊聚，小河笑有声。  
瑶池弄白雾，野渡唤鸿鹰。  
田垄连天卧，麦苗酣梦横。  
与君醉沃壤，负酒赛骑鲸。

诉衷情·颍岐口拜雪

多年未见梦魂留，白雪漫川沟。喜生步步深浅，颍水野鸭浮。粉皂笔，厚巾兜，戏双眸。曲指回顾，物我波涛，驰浪难收！

■清漪

鹧鸪天

六角飞花落晚林，娇柔妩媚舞清魂。  
寒鸭戏水涟漪好，淡影依依向漁滨。  
钓无影，棹无痕，几行脚印弄黄昏，  
拾珠捡玉雪原上，醉了桥头踏雪人。

■蒹葭

[南仙吕·原调鹧鸪天]

大雪纷纷落世尘，寒烟袅袅笼黄昏。  
枯枝乍裂风声起，水面划出几晕痕。  
[换头]石桥拱，小船吞，蹉跎岁月梦难寻。  
摇来一日三餐米，不管桃园是北邻。

■薛顺名

颍岐口赏雪

一  
碧波扬雪处，游客暗销魂。  
三岸空摇影，一川不染尘，  
梦回年少事，情染古稀人。  
欲驾清风去，难敌老酒醇。

二

好景宴诗朋，寒川雪映明。  
岸边留倩影，颍口沐高风。  
醉卧祥云里，豪吟仙界中。  
岁残心未老，邀友步天庭。

■白会民

[北双调·折桂令]

问雪天何处可踏？放眼颍岐，满树梨花。  
远望一尾漂槎，近看三两浮鸭，  
仰视鹊鸣枝杈。水上一桥雾里斜，堤旁满郭人家。  
皑皑白雪笼河叉，茫茫万里无瑕，真个是大雪兆得好年华。

■路学文

别格柳梢青

漫天飞雪。隆冬正处，小寒时节。  
诗友相约，聚颍岐口，一同玩雪。  
远观玉铺三川，经装点俏添娇色。  
万象更新，吉祥预兆，丰收年月。

■瘦丁

代雪花吟

飘飘洒洒压枝柔，更使青岗著白头。  
不是梅花偏爱雪，只因无我不风流。

■瘦丁

鹧鸪天·平桥映雪

雪拥郊西入画图，溪桥淡影俏姿殊。  
小舟近泊立如倒，过客遥看有若无。  
通野径，傍渔庐，欲描态度费工夫。  
凌寒一架横河上，凭与行人作坦途。